



沧海明珠◎著

完结篇·上

一品医女

她一袭白衣纵横朝野，一张笑靥明净无尘，
一手银针悬壶济世，一颗仁心感化苍生。

人气作者沧海明珠最新言情力作，
西子情、吴笑笑、鸚鵡晒月隆重推荐，
万千读者翘首以盼，
沧海明珠最新古典言情力作《一品医女》大结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一品女

沧海明珠◎著

完结篇·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品医女. 完结篇 / 沧海明珠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229-10224-1

I. ①—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985号

一品医女(完结篇)

YIPIN YINÜ (WANJIE PIAN)

沧海明珠 著

责任编辑: 王 淋

责任校对: 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37.25 字数: 778千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24-1

定价: 5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4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7
第六章	86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67
第十一章	181
第十二章	204
第十三章	221
第十四章	242
第十五章	258
第十六章	278

第一章

姚燕语安安稳稳地在家养了一个月，直到十月底，才被卫将军给放了出来。原因么，自然还是张苍北老院令一句话：养了一个月差不多也该出来透透气了。于是姚御医开始去医馆透气，而苏玉衡也该收拾东西回去了。

这一个月将军府生活，让苏苏姑娘跟唐将军熟悉起来，以至于这次她回府，姚燕语吩咐唐萧逸送她回府也没有反对。

唐萧逸自然借机表现，把不知从哪个倒霉蛋那里敲诈来的“绿云仙子”一并送进了苏姑娘的闺房。唐萧逸言谈得当，举止文雅，妥妥的儒将一枚，完全没有卫章身上的戾气，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人是书香世家的公子哥儿，把苏玉衡的嫡母梁夫人看得心花怒放。虽然唐将军没了父母，家世也不显赫，但却是妥妥的五品职衔，年轻的将军里面品貌最好的一个。而且此人跟着大将军卫章，前途不可限量。最重要的是，梁夫人以过来人的目光扫一眼，就知道这位年轻的将军对苏玉衡的心思。

于是待唐萧逸告辞离去之后，梁夫人便把苏玉衡叫到跟前，把旁边的下人全都打发出，低笑着问苏玉衡，苏玉衡自是愿意。晚上梁夫人便和苏光岑议定，由梁夫人的姑母——丰宰相的夫人梁氏安排为苏玉衡提亲。

话说姚御医终于在养好了身子之后来国医馆处理公事。姚燕语来国医馆的第一件事，就是见第一批考核合格已经有职衔的医女们，并为翠微和翠萍补了一份履历交给张老院令，老家伙看过后用了印，连同那十二名医女的履历一起封存留档。

许是姚御医人品太好，太过抢眼，她几乎是一回国医馆，皇上那边就得到了消息。所以午饭还没到，御前总管大太监怀恩便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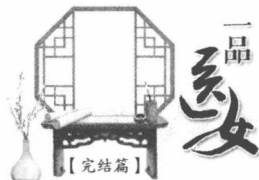
姚燕语默默地叹了口气，摸不准皇上召自己进宫是有什么事，但不管有什么事，她都不能抗旨不遵。只能跟着怀恩走一趟。

皇上的召见不是在御书房，也不是在紫宸殿，而是在御花园。已经是十月底的天气，纵然艳阳高照，也挡不住丝丝北风寒。皇上看姚燕语穿得单薄，叫怀恩取来一件白狐斗篷，说本是四公主的生辰礼，披在身上既轻且柔又暖。

姚燕语陪着皇上慢慢地走在摆了松石盆景的小径中，小羊羔皮制成的官靴踩在鹅卵石上，微微有些硌，但却是恰到好处地舒服。

“朕找你来，是觉得，一年的时间好像不够。”皇上忽然出声，把姚燕语给吓了一跳。一年的时间不够？姚燕语的思绪飞速旋转，立刻就明白了皇上说的是萧帝师，只是，一年不够，多久才够呢？姚燕语不敢轻易地开口。毕竟她只是个医者，不是阎王爷。其实就这一年的时间，如果萧帝师保养不当也会随时会离开，何况一年以后的事情？

“朕的这几个皇子，需要有个称职的老师来教导。朕寻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萧老是



最妥当的。”皇上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姚燕语，低声说道，“其实一年的时间也不算短，只是恩师的身体状况，陪着朕说一个时辰的话就精神不济了，恐怕根本无法担当太傅之职。”

姚燕语听到这里，再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就白活了，于是她一掀袍角再次跪下去：“臣愿竭尽所能，为皇上分忧。”

“朕想让你负责萧老的身体，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保证他能给朕的皇子们授课一年，便是头功一件。”皇上看着跪在地上的姚燕语，低声说道。

这种事情，姚燕语根本不能拒绝，于是叩头应道：“是，臣领旨。”

皇上抬了抬手，说道：“好，你起来吧。”

君臣又商定将国医馆作为授课之所，饮食用药都方便。从皇宫里出来，姚燕语吩咐申姜直接回将军府。一路上，姚燕语裹着原本属于四公主的狐裘靠在马车里，想着皇上说过的每一句话，最后不得已苦笑着叹了口气，看来不管自己愿不愿意，终究还是要卷入皇子们之间的争斗中去。好吧，就算自己什么也不做，凭着卫章在军中的地位，将来皇上驾崩之时，也难免会卷入旋涡之中去。而自己与其等在家里忐忑不安，还不如直接面对。

卫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入夜时分，今日他安排新选上来的六十名烈鹰卫跟着贺熙和赵大风去了凤城进行实训。之后又去了一趟北大营，了解了一下那位借着自家夫人官升三级的军医现在的状况。

一回府长矛便把夫人被皇上召进宫并陪皇上一道用膳的事情跟卫将军说了，卫章一听这话不禁愣得顿住了脚步，皱起眉头问长矛：“还有别的事情吗？知不知道皇上找夫人是什么事？”

“夫人没说，不过奴才见夫人身上的那件簇新的狐裘着实不一般，那宫绦像是皇室御用之物。”长矛颇有几分嘚瑟的口气，说道，“肯定是皇上御赐给夫人的。”

“御赐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么？”卫章低声斥责了长矛一句，抬脚往燕安堂去。

长矛吓得一个激灵，没敢多说，悄悄地退了下去。

卫章喂姚燕语喝了药，又洗过澡，与姚燕语躺在床上，方开始讨论正事。姚燕语把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跟卫章说了一遍。

卫章听完，沉默了许久，才轻轻地叹了口气。姚燕语往他的怀里靠了靠，低声说道：“这事儿躲是躲不过去了。”

“若是在国医馆的话，恐怕你以后没安静的日子过了。”卫章担心的不是躲开这件事情，而是姚燕语即将面临的状况。

每个皇子身后都有一股势力，四个皇子里面，就算是年纪最小的七皇子，说起来也是安国公的外孙子。他的母亲谨贵人是慧贵妃的胞妹。慧贵妃所出三皇子在大皇子被贬至岭南之后，便是皇子里面最长者，皇上十分看重，今年夏天曾经代天子祭天求雨，朝中大臣几乎都以为三皇子便是皇储的人选。四皇子乃贤妃所出，贤妃的父亲武安侯掌西南兵权，比起那些文官来更是不容小觑。还有六皇子，就算他母亲淑妃许身佛门，他的外祖父乃是当朝正三

品御史大夫，御史台的总领官员，为天子耳目，不仅“纠察百官善恶”，也有指陈“政治得失”的职责。所以，如果那些人有个什么不如意，便只能冲着国医馆去了。张苍北那老家伙孤身一人，又是常年跟在皇上身边的，有皇上在，他自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所以那些人如果冲着国医馆去，便是找姚燕语的麻烦。

现在皇上要对四个皇子进行初步的遴选，萧旦自然是不怕的，他一个老朽之人，又顶着帝师的名头，离开京都二十多年了，朝中众位大臣的脸色他都不必看。萧霖现在虽然在朝中为官，但他是凝华长公主的乘龙快婿，有镇国公府撑腰，谁敢轻易地得罪？

想到这些，卫章自然为姚燕语担心。她这性子看着和软谨慎，实则最是耿直不过，对上那些人，恐怕只有吃亏的份儿。

姚燕语听卫章叹息，便笑道：“叹什么气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皇上现在春秋鼎盛，就算是遴选皇储，也不会即刻让位。只要皇上在，我就不会有危险。”

卫章叹道：“皇上高高在上，整天操心军国大事，怎么可能时时刻刻想着国医馆这边的事情？”

“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姚燕语轻轻地揉了揉卫章的脸，低声劝道，“国医馆里再住进个帝师，就有两个老家伙坐镇了。再说，人吃五谷杂粮，谁敢保证自己这辈子不生病？医者可不是轻易能得罪的人。”

卫章失笑道：“你总是这样。”看上去谨慎胆小，实际上什么都不怕。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绝不会。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我会让他们加倍地还回来。卫章低头看着她安静的容颜，见她已经快要睡着了，忍不住又把人往怀里搂了搂，低头轻轻地吻了吻她香软的头发，阖上眼睛，安心睡觉。

第二天，姚燕语醒来的时候卫将军早就没了踪影，不用说，肯定又是练剑去了。梳洗吃饭之后，姚燕语一身从三品医官的朝服，再披上斗篷准备去国医馆。至于皇上御赐的那件狐裘？开玩笑，那能随便穿吗？肯定是高高地挂起来留着瞻仰啊！

姚燕语和张苍北一商量，便把医馆后院西厢房给收拾出来，对外明着说是方便萧帝师养病用。也就是说，萧帝师会借着病的由头，光明正大地住进国医馆。韩明灿第二天便带着两大车东西进来，连装饰用的字画都是萧老爷子最喜欢的那幅青绿山水。

第三日一早，萧老爷子还没搬过来呢，宰相府的丰老夫人倒是先上门了。

“我呀，今儿来是跟你提个喜事儿的。”丰老夫人笑咪咪地看着姚燕语，说道。

但凡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对说媒拉纤儿这样的事情都特别地有兴趣，上到尊贵的皇后之母，下到大街上卖菜的老婆子，一个个都怀着一颗说媒拉纤儿的雄心。

“不知老夫人说的是什么喜事？”姚燕语此时满脑子都是萧帝师要住进来的事情，完全没更多的精力去猜测这位老太太想要提哪一壶。

“我是为苏家那三丫头来的。”丰老夫人依然是笑咪咪的。

“苏家？三丫头？”姚燕语眼前一亮，立刻福至心灵，“老夫人说的是蘅儿？”



“是啊。”丰老夫人笑着点头。

姚燕语仔细地想了想，终于想起来这位老夫人跟苏玉衡什么关系来了。苏玉衡的嫡母是这位老夫人的内侄女，她们俩都姓梁。好像，之前被二哥整下去的那个梁大人是她们的娘家人。

嗯，姚燕语想到这事儿就觉得这老夫人有点可怜，娘家人被整下去了，还能这么笑眯眯地跟自己说话。这是何等的大度啊。不过其实姚燕语想多了，那位太常寺卿梁大人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是姚家的二爷暗中做的手脚。

“衡儿的母亲看中了你们府上的唐将军，想把这两个孩子撮合成一对儿。可唐将军现在没有父母做主，又在将军府住着，所以我老婆子就想到了姚御医。”

“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姚燕语真的是很惊讶，她前几日还在想该找谁去苏家提亲才能给足定侯府二房的脸面，却想不到定侯府这位二太太却首先出手了。

实在是太好了！

“既然姚御医也觉得这是喜事，那就是我老婆子没白来。”丰老夫人笑道。

“我得谢谢您老。”姚燕语说着，站起身来朝着丰老夫人深施一礼，“说心里话，衡儿我是拿着当亲妹妹看的，萧逸呢，又是我家夫君的生死兄弟，他们两个若能喜结连理，那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事情。”

“那既然如此，等回头咱们找个时间，正式坐在一起把这事儿商量一下？”

姚燕语自然满口答应：“行！全听您老人家的安排。”

“那我们说定了，我选好了日子就派人去告诉你。”丰老夫人说着，便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姚燕语忙上前搀扶了，笑道：“您老人家真是辛苦了。”

“我听你的话，没事儿就出来走动走动，比闷在家里强。”丰老夫人说着，已经出了大堂的门口，“你这里是朝廷衙门，也不能总耽误工儿，你忙去吧，我走了。”

姚燕语把这位老夫人送出了大门口，看着她上了马车才转回来。翠微见她满脸堆笑，便低声笑问：“这老太太说了什么事儿让夫人这么高兴？”

“她来替衡儿提亲。”姚燕语喜滋滋地说道，“想不到那位二太太还真是慧眼识珠的人。”

翠微笑道：“唐将军的确不差，而且苏三姑娘将来嫁给唐将军，有夫人在，她也绝对亏不了。”

姚燕语点点头，又长长地叹了口气：“哎！这阵子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的，今儿总算是一件喜事了。晚上好生庆祝一下。”

丰老夫人没走多久，韩明灿又带着人带着东西来收拾萧老爷子起居的屋子，姚燕语便拉着她把丰老夫人提亲的事情说了。

韩明灿笑道：“我倒是忘了这一茬，早想到，该让我那嫂子去玉成此事。”

“还说呢，当时老夫人一说是为了喜事来找我，我都蒙了。后来她说到了衡儿，我还老半天没想明白其中的关系呢。”

韩明灿拍了拍姚燕语的手背，叹道：“你呀，你满脑子里除了你那些药，就是你的针和刀，哪里还有工夫想这些交错的姻亲关系？”

“说到这个，我正好想起一事，姐姐务必帮我。”

“什么事，你只管说。”韩明灿满口答应。

“蘅儿那边有父母亲友，唐萧逸这边却只有我跟将军，还有几个兄弟们。贺夫人怀了身孕，我又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将来他们婚事上那些小定，大定，一应六礼什么的，只能求姐姐操心了。”

韩明灿笑道：“这个还用你说？都包在我身上。”

姚燕语又笑咪咪地说道：“事成之后，让他们小两口谢你。”

“他们谢不谢我的倒无所谓，我只希望唐萧逸能真心对蘅儿。”

“这个姐姐放心，他现在也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呢。”姚燕语轻笑。

回府后，姚燕语见到长矛大总管第一句话就是：“唐将军今日可在家？”

长矛点头应道：“已经回来了，在南院书房，夫人找将军有事？”

“无事，晚饭准备了什么？”

长矛赶紧地报上一串菜名，都是姚燕语喜欢的。姚夫人听完后说道：“吩咐厨房，加几个唐将军喜欢吃的菜，晚上请将军过来一起小酌两杯。”

“是。”长矛大总管偷偷地看自家夫人神秘莫测的脸色，心想不知唐将军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夫人，今晚的小酌怕是不寻常啊！

唐萧逸看着饭桌上自己喜欢的菜肴，笑得见牙不见眼：“还是嫂夫人疼我。”

卫章看了一眼姚燕语，没说话，直接端起自己的酒杯来朝着唐萧逸举了举，兄弟两个各自干杯。

姚燕语伸手夹了一个鸡翅送到唐萧逸的碗里，笑咪咪地：“多吃点。”

“谢嫂夫人。”唐将军受宠若惊，放下酒杯赶紧地端起碗来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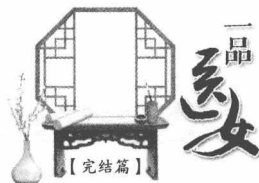
姚燕语又吩咐旁边的丫鬟：“斟酒。”

旁边丫鬟执着酒壶上前斟酒，姚燕语又举起自己的酒杯，笑咪咪地说道：“萧逸，嫂子我不能多喝，陪你半杯，算是点心意，你能喝，就多喝点。”

当着卫章的面呢，嫂夫人敬酒唐萧逸哪敢怠慢，忙举起酒杯往前倾身：“嫂子，您太客气了。”

两个人碰了一下，姚燕语居然喝了半杯。唐萧逸被卫章扫了一眼，顿时心虚，赶紧把杯中酒都喝了。

一番劝酒劝菜，唐将军越发坐不住了，心里把自己最近做的大事小事都盘算了一个遍，没觉得哪里做得不对的地方啊！最后实在想不出什么事情不对劲儿，唐萧逸便想起之前兄弟们说的等将军娶了夫人会嫌弃他们这些粗人的笑话来。可是……自己平时的表现还可以



吧？难道是嫂夫人嫌弃赵大风和葛海两个？

可姚夫人怎么看都不像是那种人啊！唐萧逸前前后后想了个遍，最终也没有答案，于是只好明着问了。因为在他看来，嫂夫人是个讲理的人，看她这样子肯定是有很为难的事情，不然绝不会这样。有事情就拿到桌面上来说，不管是什么事儿，就没有不好商量的。

“嫂子，您是有什么话想对兄弟说么？”唐萧逸借着几分酒意，貌似不经意地问。

“唉！”姚燕语轻轻地叹了口气。

姚夫人一声叹息，更加坐实了唐萧逸的想法，于是唐将军大手一挥：“嫂子有什么事情这般为难？若是用得到兄弟的，只管说一声，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的确有一件事，我又不不得不跟你说。”姚燕语为难地看着唐萧逸。

“嫂子您讲。”

“今天，宰相府的丰老夫人来国医馆了。”姚燕语皱着眉头，说完这句话又叹了口气。

“宰相府？”唐萧逸有点摸不着头脑，别的事儿好说，这宰相府有什么事情还真是不好弄。跟朝中的文臣，他说不上什么话啊。

“是啊，老夫人来找我是为了蘅儿的婚事。”

“蘅儿……苏家三姑娘？！”唐萧逸恍然大悟，一开始心里还生起一丝喜悦，但看见姚燕语一脸愁容时，一颗心慢慢地落了下去，脸色也渐渐地黑了。

丰宰相府给苏玉蘅提亲，丰老夫人亲自出马，会是为了谁呢？丰家二老爷的那个病秧子丰少璜？

“嫂子！你不能……”唐萧逸焦急地说。

姚燕语亲自拿了酒壶给唐萧逸倒酒，并打断了他的话：“萧逸，你放心，嫂子一定给你寻一个好姑娘。”

“嫂子……”唐将军苦笑着摇了摇头，“可是我……算了，不着急的。”

“怎么能不着急呢！现在对我来说，你的婚事可是头等大事。”姚燕语说着，又问卫章，“将军说是不是？”

卫章无奈地看了她一眼，点点头，继续保持沉默。虽然他不知道自家夫人为什么要整自己的兄弟，但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兄弟本来就是用来挡刀的嘛。

“好了，不说了。”唐萧逸苦笑着举起酒杯，朝着卫将军，“老大，喝酒。”

卫将军默默地端起酒杯，喝酒就喝酒吧。于是，今晚将军喝了不少酒。当然，唐萧逸喝得比卫将军多了不止一倍。最后，当卫章看着长予半扶半抱把唐萧逸送出去之后，方揉着眉头看姚燕语。

姚燕语被卫将军的目光盯了没多久就自己招了：“丰老夫人替蘅儿提亲，看中的是萧逸。”

“我不问这个。”对于这件事情卫将军早就猜出来了。苏玉蘅有父母兄长，丰老夫人若是为自家孩子提亲根本不可能去找姚燕语，她找上姚燕语自然是看中了自己这边的人，那么这个人自然是非唐萧逸莫属。

姚燕语轻笑：“那你问什么？”

“你为什么捉弄他？”

“我没给他喝鹿鞭酒就不错了，这还叫捉弄？”

卫将军无奈地笑了：“你还不如给他喝鹿鞭酒呢。”

姚夫人优雅地拿了帕子擦了擦嘴角，笑道：“放心，我有比那个更好的东西，只是不到时候罢了。”

卫将军默默地在心里为自己的兄弟叹了口气，萧逸，你自求多福吧。

第二日一早，姚夫人离开府里的时候吩咐长矛：“贺熙将军旁边的那片空地买下来，叫人去画个图纸，给唐将军盖一座宅子。钱么，让老冯给。”

长矛昨晚亲自扶唐萧逸回房的，对唐将军失落的心情看得清清楚楚，夫人说给唐将军寻一个好姑娘成家的话他也知道了，只是……大总管小心翼翼地看着夫人的脸色，小心地问道：“不知夫人看中了哪家的姑娘？”

姚燕语瞥了大总管一眼，凉凉地问：“怎么，唐将军娶媳妇，还要你把把关？”

长矛赶紧躬身下去，赔着笑脸说道：“奴才岂敢，家里的事情自然都是夫人做主，奴才是什么东西，哪里敢管唐将军的事情。”说着，又屁颠颠儿地跟上去，回道：“夫人，将军已经给唐将军留了一笔银子，说是给他修建府邸用的。”

“嗯，将军给的那笔银子且留着给他以后过日子用吧。宅子是我送他的。”姚夫人说完，便人蹬上马，骑着桃夭往国医馆去了。

长矛深深一躬，看着他家夫人英姿飒爽地离去，又忍不住叹道：夫人果然是有钱人啊！出手就是一座宅子！

唐将军这几日很是郁闷，他的郁闷随着长矛把新宅子的图纸送到他面前时，涨到了极致。

“修什么宅子啊！滚一边儿去，烦死了！”唐将军郁闷地坐在廊檐下的栏杆上，靠着廊柱，抬手把长矛递过来的图纸甩到一边儿去。

“二爷！这可是夫人送您的宅子。”长矛习惯性地叫贺熙大爷，叫唐萧逸二爷。

“夫人？”唐萧逸眯了眯眼睛，“送我的？”

“是啊，老冯已经给了一万两银子，说不够再给。二爷您可想好喽！这可是夫人给您的新婚之礼。”

不提新婚还好，一提新婚唐萧逸的火气又上来了：“你看着办！反正有钱有地还有图，不用请示了！”说完，唐将军霍的一下站起身来，匆匆离去。

长矛看着唐将军风一样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二爷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儿啊！夫人如此相待，难道不该高兴吗？

唐萧逸风一样冲进卫章的书房，书房里坐着兵部的一位员外郎和两个主事，不知在跟卫章商议着什么，唐萧逸一进来，几个人住了声音同时看过来。

“唐将军。”两个品级不如唐萧逸高的主事起身打招呼。



唐萧逸点点头，上前朝着卫章拱了拱手：“将军。”

“有什么事？”卫章一看唐萧逸的脸色就知道这家伙还是为了姚燕语的几句话烦恼呢，所以没给他好脸色，“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我这里正忙着呢，你若有要紧的事情就说，没事儿出去给我把门带好。”

“是，我没什么事，先出去了。”唐萧逸欠了欠身，转身走了。

兵部的三位官员并不是军队里出来的，说起来算是文官，平时只听说辅国大将军驭下很严厉，是个厉害的主儿，却只是耳闻罢了。

今日看着唐将军在卫将军面前避猫鼠儿一样的神情，不由得各自震惊纳罕嘴上却什么都不敢说，只匆匆汇报完了军务便起身告辞，辅国大将军果然厉害，五品将军在他这儿随便呵斥啊！咱们还是长点眼色吧。

忙完公事之后，卫章出了书房，在偏院的小花厅看见正在舞剑的唐萧逸。一柄三尺长剑被他舞得密不透风，月白色的身影和剑影纠缠在一起，肉眼难辨。

卫章双手抱臂站在那里看他把一路剑法舞下来方抬手拍了几下，表示赞赏。

“老大。”唐萧逸抬手把长剑入鞘，抚摸着剑鞘上的铜饰委屈屈地走了过来。

“嗯。”卫章转身走到院子里摆着的藤椅上，借着冬日的太阳，喝杯热茶。

“嫂子怎么能这样啊！！”唐萧逸坐下来就开始埋怨，把这几天压在肚子里的郁闷都倒了出来，“她之前答应我的！不对，是她先跟我说的！到现在又不管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卫章微微皱了皱眉头，小子胆儿挺大，冲着我抱怨我的夫人？

“老大，你说说话啊！”唐萧逸起身坐到卫章身边，咧嘴皱眉摆出一副无赖样，“嫂子当初问我喜不喜欢那苏家三姑娘，我说出身不高，门第怕是配不上。嫂子说只要我愿意，事情包在她身上的嘛！”

卫章笑了笑：“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

“我怎么问啊！”唐萧逸哀号，“我一看见嫂夫人那目光，那神色，我就……”

卫将军剑眉一挑：“怎么，这世上还有你怕的？”

“老大老大！”唐萧逸朝着卫章拱了拱手，“这事儿你得帮我啊！”

“我帮不了你。”卫章看着这个被爱蒙蔽了双眼的傻兄弟，沉声叹了口气，明明挺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一遇到女人就傻成这样了呢！

“那我怎么办啊？总不能抢亲吧？”唐将军无奈地叹了口气，靠在竹椅的靠背上，仰面朝天，十分颓废。

“行了！没事儿别在家里耗着！陪我去西大营。”卫章把杯中的茶喝完，起身拍了拍唐将军的肩膀。

有公事，唐萧逸自然不敢怠慢，忙起身跟了出去。

国医馆这边，一切收拾妥当之后，萧霖和韩明灿二人把萧老爷子用的大马车给送了过来，

同时送过来四个丫鬟两个婆子近身服侍着。皇上又派了八名侍卫过来，以免有不长眼的人过来骚扰。国医馆这下可热闹起来了。

安置好了萧老爷子，姚燕语便把早就定好的食谱递给了萧老爷子近身服侍的人，并叮嘱：“一定要按照这食谱上写的安排饭菜，不许胡乱吃东西，更不许饮酒。”

萧霖和韩明灿出国医馆门口的时候，见外边停了十来辆大车，车上装的都是粗麻袋，便问：“这是什么东西？药材么？”

姚燕语笑道：“这是银杏叶，我早就让他们去弄，现在才给送来。”

韩明灿皱眉问：“你要这么多这个干什么？这也是一味药材？”

“银杏叶可是好东西。”姚燕语微笑着说道，“老爷子的病，可就指望这些银杏叶了。”

“真的假的？”萧霖十二万分地不信。

“你当我这几天忙什么？”姚燕语自信地笑着，她这几天都在弄银杏叶萃取的事情，当然，这事儿少不了张老院令的帮忙，这老家伙是炼毒高手，最近有了姚燕语的那些实验器材，从各种植物本体或者动物身体里萃取毒素的技术越发地炉火纯青。相应地，他能萃取毒液，就能萃取精华。

银杏性平，味甘苦涩，有小毒，入肺经，有益肺气、定痰喘、止带浊、缩小便、通经、杀虫等功效，特别对老年人的多种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萧老爷子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老年病，五脏六腑都进入了老化状态。单靠太乙神针自然也可以保住他一年的性命，可姚燕语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所以必须借助药物治疗。而注射药物精华液则是药物治疗里疗效最快的一种办法。

这也是姚燕语建议萧老爷子住进国医馆的主要原因。药剂注射时病人可能会有点药物反应，需要医者当即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不是在家里能办到的。当然，这些姚燕语不需要跟萧霖和韩明灿解释，所谓术业有专攻，跟他们解释这些也蛮费劲的。她现在要为萧老爷子的身体负责是皇上的旨意，就算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她也得竭尽全力。

韩明灿上车的时候又问了一句：“蘅儿的事情怎么样了？”

姚燕语忙道：“看我这记性，刚还要跟姐姐说，丰老夫人派人送了话来，说定在后日跟梁夫人见个面。我是没时间了，姐姐就全权办理吧。”

“行，你就等会儿吧。”韩明灿点了点头，上了马车，跟萧霖一起回去了。

当日，姚燕语把之前萃取的一小支银杏提取液取出来，用注射器给萧老爷子缓缓地推进了血管里。开始的时候萧老爷子还很紧张，后来发现除了开始刺那一下稍微有点疼，跟蚊子叮一口一样，整个过程都没有痛感，于是也放轻松了很多，还能跟姚燕语闲聊几句。

注射完毕之后，姚燕语交代今晚翠微守在这里，若是老爷子有任何不适，立刻回府通知，然后又交代了几种可能出现的症状应该如何应对，云云。临走之前，姚御医又叮嘱了近身服侍的两个婆子一遍，不准如何如何，只能如何如何。

剩下的便是外围的安全问题了。姚燕语出了萧老爷子的屋子，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总觉得那八个侍卫虽然是皇上的人，可她还是不怎么信任。你说若是自己治病护理都没问题，反而因为护卫出了什么问题，自己是不是死得太冤了？

这事儿左想右想都是个不放心，于是姚燕语又派人回府把卫将军给叫来了。

卫章听了姚燕语的话，二话没说便叫了葛海过来，直接吩咐：“以后你晚上就来这里守夜，务必保护好萧老爷子的安全。否则，我们将军府满门都推卸不了责任。”

这边安置好了之后，卫章和姚燕语刚想回府，萧霖又来了。原来是他不放心，吃过晚饭后又来看看。因见姚燕语全部安排妥当，卫章又专门把葛海叫了过来，放心之余自然感动不已。对着卫章姚燕语夫妇抱拳一躬：“二位的大恩，萧某此生难报一二。”

姚燕语笑道：“既然如此，那就下辈子再来报吧。”

卫章便笑着斥责：“这叫什么话？”

萧霖听了这话也笑起来：“若真的有来生，萧某必当结草衔环以报。”

姚燕语继续笑嘻嘻地开玩笑：“我可不要你结草衔环，我下辈子没准备当牛做马呢。”

听了这话，众人都跟着笑起来。

回去的路上，卫章跟姚燕语说了这几天唐萧逸的各种痛苦颓废，最后问：“你准备折腾他到什么时候？”

姚燕语忍不住笑问：“这家伙不是你的军师么？素来是最有主意的那一个，怎么在这件事上就这么糊涂呢？”

“没听说过那句话么？”卫章微微叹了口气，为自己不争气的兄弟辩驳。

“什么话？”

“英雄难过美人关。”

“哦？”姚燕语闻言凑过去，马车里只点着一盏牛油灯，光线十分的昏暗，他冷峻的五官朦朦胧胧的柔和了许多，姚夫人的手指在他的剑眉上轻轻划过，低声问道：“那你呢？”

卫章一把把人抱到腿上，低头狠狠地吻住了她的唇。

良久之后，放开：“你说呢？”

“可我觉得你在我面前挺冷静的呀。”

“嗯？”卫章侧脸咬了咬她的耳垂，引得怀里的人一阵扭动，他再死死地扣住她的腰，低声问，“何以见得？”

“当初在马场，教我骑马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这位铁面无私的大将军哦！”

“我那是为你好。不然你现在能骑马骑得这么好吗？”卫将军平静地反问。

姚夫人扁了扁嘴巴，哼道：“那当然，任谁有个几次差点摔个狗吃屎的经历，都能练好的。”

卫章终于忍不住笑了，却被夫人狠狠地掐了一把。

为了避免唐萧逸郁闷到极点，再一个想不开豁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卫章干脆

把他留在了西大营，督促军务。

这边姚燕语连着给萧旦注射了三天的银杏提取液并配合每日两刻钟的针灸之后，萧老爷子的精神有了极大的好转。别的不说，讲书授课是没问题了。于是姚燕语上奏皇上，可以请皇子们来上课了。

本来姚燕语还让国医馆的人用心准备了一番，茶水点心什么的都预备了四份。却想不到真正来上课的只有两个皇子。

三皇子和四皇子呢？姚燕语心里纳闷，却不好明着问。

六皇子云瑛跟姚燕语是熟悉的，便笑吟吟地说道：“三哥和四哥现如今都入朝听政了，也就我跟七弟学业未成，让父皇操心。如今来这里上课，真是麻烦姚御医了。”

姚燕语忙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这都是应该的。二位殿下，萧老爷子身体不好，讲课的屋子便设在他的起居室里。二位请随我来。”

“好，姚御医请。”云瑛带着七皇子云瑞随着姚燕语往萧帝师房里去。

姚燕语每日必须守在国医馆，唐萧逸的婚事便交给韩明灿去操办。

别看韩明灿在闺阁之中的时候娇生惯养，如今已成家，她天生就是主理中馈的能手，唐萧逸跟苏玉衡的事情，她代表男方，问名，采纳，一应婚嫁六礼都操办得有模有样。

定侯府那边不说梁夫人没挑出什么毛病来，连丰老夫人都夸奖到底是长公主的女儿，行事做派那叫一个体面。

苏玉衡的婚事，自然瞒不过陆夫人去，梁夫人甚至还专门在这边弄了一桌精致饭菜把陆夫人婆媳四人请过来，妯娌娘们儿坐在一起说了半天家常话儿。

陆夫人听说苏玉衡的终身定给了卫章的属下唐萧逸时，淡淡地笑道：“当初他们西征凯旋归来时，侯爷曾与我商议过，想把衡儿许给卫章。当时卫章只是个五品衔，算起来也是老大的下属。可是大长公主觉得衡儿性子爽朗，若再配个武将，将来免不了打打闹闹地不素净，便说要在春闱的举子里选个世家子弟给她。却不料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事给耽误了。恰好大长公主又一病而去，说起来，衡儿的婚事竟是有些误了。”

言外之意，若不是大长公主从中阻拦，现在的辅国大将军就是苏玉衡的夫婿。

这话说出来，梁夫人还好，姚凤歌先是不乐意了。就好像卫章是苏玉衡挑剩下不要的才许了自家妹子一样，这话若是传了出去，姚家人脸上着实无光。别的事儿能忍，这事儿不能忍。姚凤歌便轻声笑道：“瞧太太这话说得，辅国大将军跟我妹妹可是皇上钦赐的姻缘，太太这话若是被小人传出去，怕是藐视皇权的罪过？”

陆夫人跟姚凤歌不和早就是明面上的事情，只是没想到这个儿媳妇居然能当众给自己没脸，于是脸色一冷，不悦地哼道：“这是自己家里，我说的也是实话。当初我们娘们儿一起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也在旁边，怎么你早没有去皇上面前揭发我，好治我个藐视皇权之罪？”

封氏见这两个人当着二太太的面居然也杠上了，只得出面调停，笑道：“说起来，这婚姻也不过是个缘字，姚家妹妹跟卫将军有缘，如今喜结连理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我们三妹



妹也算是跟唐将军有缘。那唐将军之前我见过，端的是一表人才。咱们家有这样的乘龙快婿，很是值得庆贺。”

陆夫人冷冷地瞥了姚凤歌一眼，没再说话。姚凤歌则淡定地喝茶，看都不看陆夫人一眼。脸皮反正早就撕破了，也不差这一回。

梁夫人倒是有些意外，她之前就听闻这位三少奶奶跟大太太之间不和，前些日子甚至因为老三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只是她没亲眼见着，还以为是下人夸大其词，如今看来倒是真的了。

其实刚刚陆夫人那几句话说完，最生气的不是姚凤歌而是苏玉衡。

苏玉衡跟姚燕语的感情比亲姐妹还亲，在苏玉衡的心里，自己跟姚姐姐那是亲密无间可以生死相托的，如今却被陆夫人说这样的话！她岂能不生气？！

只是她一再想要说什么，都被梁夫人的眼神给压了下来。但思来想去，这口气终难咽下，听她们话题岔开几句后，方忽然说道：“我前日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大长公主怪我，说我没良心，这么久了也不去看看她。说起来也真的是我没良心，终身大事都定了，居然也没跟大长公主告诉一声。今儿若不是大太太说起大长公主，我还没明白过来那梦是什么缘故呢。母亲，我想趁着天还没大冷，去看望大长公主一下，想来等再去，也该是清明时分了。”

苏玉衡说这话的时候，悄悄地注意着陆夫人的脸色，但见陆夫人脸上的笑容果然淡了下来，眼神恍惚，竟像是心虚的样子。

梁夫人对苏玉衡这话自然没什么可反驳的，便叹道：“我叫人准备东西，你就去看看吧。大长公主疼了你这么多年，你如今终身已定，也应该去告诉她一声。”

苏玉衡便站起身来，福了一福，应了一声“是”，又说道：“那女儿先去打点一下，前些日子女儿还替大长公主抄了些《往生经》，明儿一并带去，叫那些守墓的人时常念诵。”

“好。”梁夫人点头道，“你就去吧。大太太也不是外人，你不陪在跟前，她也不会怪你。”

苏玉衡便向着陆夫人福了福身，告了罪，又跟封氏妯娌几个道了“失陪”，便回自己的闺房去了。

封氏见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便借口说瑾云早起有些受凉，要回去照顾一下，想要先退。

姚凤歌便道：“三爷跟前也离不得人，我跟大嫂子一起回去吧。”

她们两个一走，孙氏也不好干坐着了，但借口又不怎么好找了，便转头看向陆夫人。陆夫人便道：“我也乏了，今儿谢谢二太太的好酒好菜了。我们且回去了，改日请二太太过来坐。”

梁夫人只好起身相送。看着这婆媳几人各自坐了车离开，便轻轻地叹了口气回去看苏玉衡去了。

苏玉衡见梁夫人进来，忙起身奉茶。梁夫人看着她正收拾衣物，便道：“天气已经很冷了，刚刚当着大太太的面我也不好说，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时候去给大长公主扫墓？”

苏玉衡转头看了一眼琢玉，琢玉忙福了福身，带着小丫鬟们退了出去。

梁夫人见状十分纳闷，便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苏玉衡便把当时大长公主临去之前的症状以及自己如何去寻姚燕语，回来后大长公主便忽然去了，跟前居然只有大太太一个人在，大长公主近身服侍的安嬷嬷、田氏、芝香、菱香等人一个也不在，并且大长公主去后，停灵吊唁期间大太太夜里都做噩梦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梁夫人说了。

梁夫人听完后，良久没说话。这事太大了，若是真的，恐怕这一家子老小几百口子人都会万劫不复。

苏玉衡又道：“大长公主下葬后，按照规矩，安嬷嬷和田氏应该放出去各自过日子，就是芝香菱香两个丫鬟也应该善待。但大太太却把人都放出去守墓了。如今说别的怕都是妄言，若她真的犯了那种滔天大罪，捅出去也是灭门的罪过，女儿也不想因为此事葬送了一家老小。但我实在不放心安嬷嬷她们，我怕……她们也会遭到不测。”

梁夫人这才反应过来，忙一把抓住苏玉衡的手，低声问：“你这些话还跟谁说过？”

苏玉衡苦笑道：“太太不要惊慌，我又不是傻子，这些话自然不会随便乱讲。除了太太，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而且，我也只是无端猜测罢了，太太也不要着急害怕。许是我胡思乱想呢。”

“这可不是小事！”梁夫人焦躁地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转了两圈，忽然说道：“明儿我陪你一起去给大长公主扫墓。”

苏玉衡一愣，说道：“这……就不必了吧？太太这样兴师动众的，倒像是真的有什么事儿似的。”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梁夫人这会儿是全然没了主意。

“太太不必担心，我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来。对外太太只说我去寺里还愿了。”

梁夫人着急地说道：“可你刚刚已经跟大太太她们说你要去给大长公主扫墓了。”

“我是想诈一诈大太太的。若她心里没鬼，自然不会怎么样。若她心里有鬼，怕今日回去便会有所行动。太太只悄悄地叫人去注意外边当值的人，看大太太今日会不会派人出门。”

“你！”梁氏只觉得心里突突地跳，一颗心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地怕，“原来你早就想好了！你这丫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不行，我得跟老爷商量一下！”梁氏说着，便转身要走。

“太太！”苏玉衡忙转身把梁氏拉住，索性跪在她的面前，“太太先别去！本来老爷便因为没有见大长公主最后一面而万分难过，太太若猛然去说这个，还不怕老爷去跟大太太拼命？”

“你这孩子……”梁夫人摸着苏玉衡的头，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可不是要把天给捅破了吗！”

“太太只管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才好。这事儿就算是将来没有结果，我也不过是